

第三回 女生員棘闈對策

詩曰：

上林春色鎖芳華，
勝地名媛興自賒。
曉色半開鬢影亂，
徑香初動舞衣斜。
腸柔欲擬英雄鬥，
筆逕偏從錦繡誇。
裝就青天平步上，
深閨咫尺是公車。

戲場考試舉子祇是一聯要對。此法原從唐制，考選詞賦小變出來。實是徑截可仿，既省了開科諸費，又好斷絕了賚緣的路頭。要知那科場中，如買號、僱倩、傳遞、割卷、懷挾種種弊竇，難以悉舉。真正闊綽春元，那及得應口作對的才子。即如唐時崔群知貢舉，取門生三十人，回來在妻子面前誇口，道：「我有美莊三十所，留與兒孫作祖遺。」好笑得緊，他把那個賓興中式所取，竟認做自己作家的良田。由此推之，則分明以棘院為場圃，以士子為谷種，以分房為此疆彼界，以閱卷為耕耘鋤植。翰林金馬諸公，都是些荷鋤負畚、與耕牛為伍的農夫田畯。到後來的拜認師生，銀壺金爵，無非是芳塘綠畝之遺棄滯穗。古稱人材為玉筍，這等譬喻起來，不是玉筍就是幾把發科的青苗。古稱遴選為長城，恁般比方將去，不是長城，還是幾頃收成的晚稻。故此春官所屬，非云桃李；柳汁所染，無非襍襪。如此成風，安得不賚緣典試，為穰穰滿篝，千斯萬箱之祝乎？

要曉得典試者，先自費了些賚緣本錢，畢竟取償於何處，勢不得不尋幾個應試的，交易一番。富兒得售，白丁登科；得中的人人張爽，不得中的個個劉蕢。然後恍然大悟道：桂香槐落之秋，即古神農氏所稱，日中之市也。所以白髮青衫，累科不第；黑貂裘敝，骨肉參差。安得特隆恩典，一榜盡賜及第乎？然而那在下等的朋友，也不要去埋怨自家的文章不是錦繡；也不要去埋怨試官的眼珠不是銅鈴，祇恨自己的祖父，原不曾為子孫預先打算，積得幾萬貫稀臭銅錢，致使文字無靈，光拳無措。這不是人去磨墨，卻被這一塊墨把人磨去了半撇。所以，那慷慨不平的，還在這科試中尋出個革去舊套，另換新規的想頭說道：以陰人為主試，必然公道；以雌兒為士子，必有文才。向有女開科，已用女子提場，今做女文章，即將女子應試，總是嫦娥親自主裁，不用朱衣暗點。嗟，嗟！士不丈夫，人皆巾幗，翻成花案，事豈無因？你看花案場中，一般也有至公堂，堂上高貼一聯對，道：

場列東西，兩道文光齊射斗，
簾分內外，一毫關節不通風。

以視這一場考試公廉明正，無一毫虛假弊竇所在。正是：

禮失求諸野，
遴才在伏雌。

話說麗卿與倚妝訂了婚姻，十分快足，要做的事越覺得高興起來。即今司茗去請梁、張二公提調春試。那二公意中，各自認定了文娟、弱芳兩個配合，興趣亦是勃然，即同司茗齊到，與麗卿相見。麗卿說道：「目今奉約赴試者，共有三十餘人。冊籍都已完備。一應所有科場事宜，俱各料理端正。祇要屈二兄權作分房，小弟叨任總裁。」三人正在商議之際，祇見司茗報道：「焦大官人在外要見。」

麗卿一時把眉頭蹙起，心中覺得有些不爽快，叫道：「這個厭物來做甚麼？」遠恩問道：「這是何人？」麗卿道：「是家表兄，喚名焦彥貴。其人粗豪卑陋，絕無一長，終日耀武揚威，行奸賣詐，無所不為。若是把他黏著一件事體，不弄得你七顛八倒，也決不肯休歇。故此人都怕他，就把他的名字改了聲音，叫他做焦面鬼。他的妻子尤其厲害，比他足足更兇十倍，混名母夜叉。若是尋人廝鬧，倒是個女中烏獲。小弟雖在親表，常常去周旋著他，纔得他相忘於無事。」

正要著司茗回覆不見，不期老焦鬼頭鬼腦、一搖一擺，輕輕的已是踱進來了，高聲喊道：「你們幹得好風流事，難道就通知不得我一聲兒？或者等我在其中，效些奔走之役，也未為不可。」麗卿見他既來，推他不去。孔夫子說得好：既來之，則安之。總是個逢場作戲，何必拒此一人，說道：「弟與梁遠兄、張又兄不過一時玩耍的高興，恐不當褻瀆尊兄，所以不敢與聞。」又想一問道，正是今朝的事體，各色都是齊備，祇少得一個監臨的察院，那裏有這樣賓興大典，可沒個監臨的呢？這卻也大失體統了。若有一件不合會典官制，俗語說得好，裝佛不像佛，畫虎反類狗，豈不把別人捉了別字去？就對彥貴說道：「仁兄來得湊巧，今日就要相煩仁兄，權做一個提場的御史。」

彥貴吃了一驚，對麗卿道：「你又來難我了。若是打官司、做呈狀、幫閑聚賭吵鬧諸事，都是我的本行，百能百會，不誤主顧；若說起文章詩賦等項，祇有他認得愚兄，愚兄卻不認得他，如何叫我做甚麼監臨？微臣不勝惶恐，不能稱職，要唱蔡伯喈辭朝一出了。」麗卿道：「你且莫忙著，又不是要你做文章，又不是要你出題目，你祇坐在這裏，把朱筆判個日子，書個空字，難道你連幾個字都不識得了不成？祇消做一個伴食中書，坐鎮雅俗之趙魏老而已。」彥貴聽了，滿心歡喜，連忙應承說道：「妙，妙！通通都奉尊命，都奉尊命。祇有一著，但不知供給所可有酒吃的麼？」麗卿笑道：「何曾見三年大比，餓殺了幾個試官？不但有酒吃，還有重重一個席面相送。」

大家計較停當，必須先掛一張榜文，開寫條例，纔像個規矩。省得臨時草率，外觀不雅。今焦大兄既是監臨，凡事都要他出名，故此榜文前面寫著：

監臨察院焦 為科舉事，今將科場一應聽用職事員役開列於後。
計開：

提調女官一員
唱名女官二員
散卷女官一員
受卷所女官一員
彌封所女官一員
巡綽東文場女官一員
巡綽西文場女官一員
總理內供給所女官一員
分理外供給所男官一員
搜檢女丁四名
女監軍三十二名
把守東文場女丁一名
把守西文場女丁一名
把守頭門男役一名
把守二門男役一名
把守東柵男役一名
把守西柵男役一名

年月日後一個大花押。以外應派差沒，俱已分撥妥貼。又把進場條例，另出一張曉示，至期令眾女生員各穿本等青衫，鑽空筆墨，不許夾帶片紙隻字，俱齊集大門外伺候點名搜檢；一應送考人役，不許挨入東西二柵。

這一日五鼓，察院昇堂。免不得各執事參見排衙。舊套已畢，又吹打了三通，然後開門。總理官先一日築一臺於大門外，左右兩旁候唱名官逐名聽點，魚貫而入，不許挨擠。大門內搜檢一通，二門內搜檢一通，察院面前又搜檢一通。搜檢已完，散卷官給了卷子。眾女生員領了簽，各歸號房。分給題紙。

題到，靜坐注思，不許吟哦喧嘩交頭接耳。午牌擊鼓一聲，掌號一聲，各號軍領散供給。未牌交卷。堂上擊雲板一聲，吹打開門，祇許放出，不許放人。儼然是棘闈氣象，倒比那真正科舉場中，更覺得森嚴整肅，甚是可畏。怎見得，但見：

門設重重，老蒼頭專司鎖鑰；號分楚楚，小妮子盡掛牙牌。前前後後，但聞得喝號提鈴；往往來來，誰個不巡風擊柝。考試官、監試官，關防甚密；東文場、西文場，立法惟嚴。真是點水不從門縫洩，微風敢許外人通。

倚妝是新宗師科試第一各領批的女生員，雖則是頭一牌頭一個先點著他。點過，他倒不望門內進去，竟走到唱名官的案桌旁邊立著，候眾女生員都點完了方纔入場。此亦是點名舊例。倚妝老成嫺熟，好像是日日進場磨練的，這些規矩不消提拔，一毫不差。其餘依次魚貫而入。

正唱名間，祇聽得下面搜檢女丁高唱一聲，云：「生員夾帶。」蜂擁一人到監臨面前。監臨喝道：「那生員夾帶在何處？」女子笑應道：「藏在陰戶內。」監臨笑道：「本院聞知，闔地闈中夾帶文字，多有在冀門內搜出者。這女生員陰戶比男生員冀門較寬，況男生員應試七篇文章，今女生員祇用一首詩詞，所藏紙窠較少，此是真的了。快取上來看。」祇見眾女丁便伸手去女生員褲中挖出一卷來，兩旁火把光中一照，卻是幾張血淋漓的草紙。眾女子不覺失笑，連監臨、散卷官一齊哄笑起來，仍叫放他進去。唱名已畢，即便封門。分給題紙，以春閨為題，各限七言律一首。交卷即時彌封，分落兩房。考取中式，呈堂定奪。當時受卷官檢出白卷子三束，送監臨驗過，登時貼出貢院門外，不在話下。

你說今日的事體，眾姬原有一社，平日摻練揣摩，純熟已久，如何還有不識字的，遞白卷子在裏面？要曉得，就是三年應試八千舉子，那一個不經主司類考遴選品題，然後送入場屋？偏有那不識字的，昂然竄入其中。究竟頭場二場，成百成千，先借重在高牆之上。況此女流做詩，原不過是個名色。今日總是余麗卿一時得意到極處，心滿意足，取興作景的事，叫女奴應試，倒做了一段絕奇的新文，那得認真個個是飽學。就其中或有識得幾個字，胡亂謔得幾句打狗詩的，也少不得高興與名此試，惟恐擯斥不錄，關在貢院門外。就像如今掛名讀書的朋友，僥倖弄得名科舉，恨不把科舉二字做個匾釘，釘在大門之外；寫個票兒，貼在額角之頭。然後臨場擺踱，已足生平，那個肯自度自己的尊腹有也沒有，然後來應大比？女人略會吟詩，便是樊素後身；略會寫字，即說蔡琰轉世。即如古女博士、女才子等類，強半都是後頭的人標榜出名。故此世上白丁居然冒稱詩伯。若要象倚妝、文娟、弱芳這樣真正會做詩，真正出色的佳人，能有幾個？較之那考場裏靠那傳遞代倩、割面換卷的，挨到下午，日色西傾，外頭的不得進來，裏頭的不能湊手，頭疼眼脹，畢露醜態。這一班人與倚妝等較之，豈非相隔霄壤哉！

我又祇見那真正讀書的秀才，走進場屋裏去，便覺文章聲色已減了一半。要曉得試場兩扇大門是真有鬼的，一關關了，實是窘入思路。你就此時低聲和氣，老爺阿伯去求告東房西號，要他點拔一兩個字，祇有討喫許多沒趣，誰肯來憐憫幫襯你？故此，都要思量一個捷徑的法兒，纔好過得這鬼門關、奈何橋去。如今那些櫃兒風，穿條口裙子，不曉事務，高談闊論，看舉人進士一發不在他心上，開口說道：子弟們何消得讀書，做父兄家不著起早睡晚，吃些辛苦。做些生意買賣，掙他幾兩花紋，買了一個秀才，再買一名科舉，端正了路頭關節，聯好了號房，走進場裏去。祇要熬他三日三夜的辛苦，那舉人進士不怕不一節打通。象這樣容易爽快的封君太爺倒不去做，反去靠那兒子哭哭唔唔，讀這幾句臭腐時文，苦挨苦掙，豈非春夢妄想！即使掙得到手，我們又好半節入泥了，還不得知他肚皮裏，幾時將這七篇纔塗得黑哩。況且文章好歹，那有定評。有銀子，就是好文章；沒銀子，任憑你錦繡珠璣，總是嚼蛆放屁。

前頭這一番說話，若不是老作家、老在行，如何見識得這般老到。當初有一個飽學秀才，累科不第，卻被鹽商木客都鑽刺搶奪高中去了，甚是氣他不過，提起筆來寫道：

富而加教，教以致富之方，銀光就是文光；窮不讀書，書非送窮之物，窮神終讓錢神。今日幾百，明日幾百，一薄帳，已勝過五車書；今年苦讀，明年苦讀，萬株筆，那如得一桿秤！大凡官吏，幾個是淹貫通儒；一介書生，到底做窮醉餓鬼。清夜問天，天乃粲然大笑曰：此非我之罪也，試問爾祖父，讀書乎？為商乎？

雖是憤懣不平之語，然卻字字的真，可為痛哭流涕。說便是這等說，殊不知他們鑽營的，命運湊巧，該破財發積，就到臨期，豈得不要吃一番驚喝，受無數苦楚？又恐頭路未便正氣，關節未便得到，事體敗露，身家不保，你道可憐不可憐。怎如得我輩真正潛修苦讀的人，出之腹笥之中，一字一句，撿擇真金美玉，寫在卷子上，光耀奪人，任憑他雷轟電閃，還道是筆陣文光！但祇是如今世道凌夷、斯文掃地，上官不肯作興士子，把考試當作一市生意。原價多少，新價多少，憑中說合，現銀交易。即沒有現物，若是居間硬掙，肯把擔子挑起，也不怕他。所以如今的人，越是窮鬼越要買中，且中出來，再做計較。

還有一說：就是當事或肯認真振作，要取幾個真正門生，或是看文章的蒙蔽受賄，或是房官出身原是岔路貨，那裏識得文章好歹？就是簇新的甲科，雖宿負重名，一登仕籍，滿肚腌臢，早已將本頭括帖丟到東洋大海，還曉得甚麼叮咚。他總有憐才的心腸，究竟替那不憐才的一般。所以，苦讀的到未必得中，那怕你真正去撞破天門，懷才白首，浩歎一生，安得不把那一伙讀貨殖傳的說了天話去。故此如今一科之中，盡有那中式出來的，還不曉得今年的題目是怎麼樣解的，是那一本書上出的。墨卷中，就是記得一兩句四字相連的成語砌在裏面，他偏去了第四字，縮腳做一句，懸之國門，恬不知怪。這是甚麼原故？總是五顯當權、文昌削職的時節，錢神有靈，豈但稱為家兄，直可尊為阿父！正是：

文章字字雖珠玉，
怎奈家貧大拂時。
滿世丈夫巾幗婦，
空勞筆舌費神思。
又有蘇東坡送李才叔詩，說道：
平生浪說古戰場，
過眼還迷日五色。

人都說文場中實有鬼神把持，不由試官作主。要曉得這些貪婪試官已是活現鬼蜮，那裏還另有甚麼鬼神！此事是麗卿主裁，雖然要秉公一番，恐他胸中還有城府，也老早有紅紗罩眼，作小說的替他出脫不來。停筆許久，且看下面何如。

[返回 >> 女開科傳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